

深圳民工
影像
發聲

鏡 頭 當 嘴 巴

二十個打工仔女，拿起傻瓜機，用鏡頭說故事。
一張相片，一記心聲。

深圳民工
影像
發聲

樂施相集

透過影像和文字

觀照貧窮及發展狀況

提供另類視點

挑戰固有觀念

改變慣常思考方法

樂施會是一個發展及救援機構，而不是出版社，出版叢書和相集的目的，是要以香港為出發點，促進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南方與北方之間的認識和理解，以尋求一個更公平、更公義的世界。

外來工與都市

張 瑜
資深勞工權益工作者

序

對於今天香港的年輕一代而言，在工廠打工好像是一件遙遠的事情。不過，我們不少人的父母，都是在工廠加班的打工生涯裏度過黃金歲月的。製造業的起飛，從六十年代開始，到八十年代後期達到最高峰。在那個時候，香港是世界上玩具業、製衣業、電子手錶業最大的生產基地，約一百萬人從事製造業，他們辛勤工作，為香港累積了大量的財富。可是，八十年代往後，製造業大舉北移，受僱於製造業的人數由一百萬降至二十多萬（大部份為非生產線的員工），轉口、出口製造業的工人紛紛轉往服務行業，老闆們則大舉北上。據估計，目前在珠江三角洲，有近一千萬人在港資工廠工作，這批工人加上其他在國內公私營工廠工作的工人，形成中國這家世界工廠的生力軍。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深圳，只不過是一個讓人盡情釋放消費力的去處。五光十色的招牌、熙來攘往的人群，和肢體殘破的行乞者。二線關外*倘大的出口加工區卻彷彿是另一個世界。

如果說中國已成為世界製造業的最大基地，那深圳就是這個世界工廠的最前端，也是珠江三角洲的最典型代表。這個城市的工業包括了電子、製衣、玩具、五金塑膠等等，近年服務業也迅速發展。這個城市由二十多年前只有散落的小城鎮和小村莊，發展成七百萬人的大都會。這個城市，聚集了港台資本、國有資本的大量投入，但更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處於青春年華的外來打工者，用最寶貴的青春成就了這個都市。

■次人一等的外來工

在深圳七百萬人口之中，只有一百多萬本地戶口的居民。在這個城市，有着特區內和特區外的區分。現時，特區內共分為四區：羅湖、福田、南山和鹽田，以商貿和旅遊業為主，特區外（以二線關為界）分為兩區：寶安和龍崗，幅員約為特區的四倍，現時深圳的工廠大多集中在這兩個區。特區內外，除了產業的重點有別，繁華程度有差異，工人的工資亦有差別。特區

*註：

深圳經濟特區的界線分為一線和二線，一線是深圳與香港接界的7.5公里邊境線。二線主要是指深圳與內地接界的84.6公里的邊界線。深圳特區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已高度發展，二線關外的寶安、龍崗兩區面積比關內大得多，因此出九十年代起有撤銷二線關的呼聲。

特關外暫住證的內地居民不能進特區，又造成特區內外的不平等。





為打工者喉舌的雜誌

內法定最低工資為每月人民幣600元（2004年），特區外為465元。

假若我們以每名外來打工者平均在深圳工作四至五年計算，那麼最少有二千萬名打工者曾在這個新生的城市裏工作過，實際人數可能要更多。

這些打工者大多年紀輕輕，很多人甚至在初中或高中畢業之後，即離鄉背井南下打工。他們大多是家中耕地不足，生活艱困，打工只為改善生活；也有不少姊姊外出打工，以供弟弟繼續學業；還有一些年青人希望外出看看外面的世界。不過，當工友過了青春期後，一般會回鄉結婚。小部份的人在結婚後繼續出來打工，但找工作會困難些。工廠的前線工人，是一批又一批在更換的年輕工人。

在無數外來打工者的背後有無數個尋夢、歡欣、失落、奮發、掙扎的故事。不少的打工者用自己的筆抒寫出生活的故事，他/她們用「瀟灑走一回」去形容外出打工的經歷，這些作品被稱為「打工文學」。這些文學創作由最初「輕鬆的瀟灑」、「理想的瀟灑」，慢慢走向「沉重的瀟灑」，直面人生的種種艱辛和困苦，無奈與奮發。但始終如一是來自農村青年的那股生命力。

■ 以兩種速度發展的深圳

深圳發展一日千里，有人作了這樣的比較，全深圳超過三十層高的大廈，遠比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全島同樣高度的大廈還要多。可是，深圳卻在以兩種速度在發展：一種是飛快增長的經濟，及本市戶口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長；另一種則是外來工的待遇停滯不前。

據一些學者調查，扣除通貨膨脹後，過去十多年來，廣東珠三角外來工的平均工資並沒有實質增長，僱主沒有依法給予打工者最低工資和加班費的情況仍然十分嚴重。從一些數字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問題：深圳僱員每月平均工資約為人民幣2,300元（此數字只適用於有深圳戶口的僱員），但佔人口大多數的一般工人，每月只賺得400多至700元左右，而且已包括加班費在內。雖然法律明確規定，外來工享有各種社會保障，如工傷、醫療、養老保險的待遇，但很多企業並沒有依法為打工者的醫療和養老保險供款。當然，有些情況仍是有所改善的，如拖欠工資和工傷保險，政府部門的監管力度要比以前強。

或許社會總會在曲曲折折中進步，愈來愈多的社會呼聲認為外來工應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分享城市經濟發展的成果。一些城市也開始有關的工作試點，而中央領導人也強調要關心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與此同時，外來工群體的意識也愈來愈強，更多人懂得運用法律去保障自己應有的權益。

也許每個外來工的來去，相對於城市的繁華是靜悄悄的，如同一位外來打工朋友余孟蓮所寫的詩篇《青春之旅》那樣說：

「初冬晨曦

大巴車載着四十二個綠色的夢

穿過

黃土、瀝青、鋼筋水泥

停在

一幢高樓前

……

又一個清晨

灰色的天空下脫去灰色工衣的綠

仍是灰色的

背起依舊空空的行囊

遙望故鄉

凝視廠房

是否感傷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

在那來來去去的悄悄之間，一股生命力在城市中間默默地流動，推動着城市的進步和繁榮……。■



打工歲月不是在宿舍便是在工廠度過。（張飄 攝）

用影像表達自己

孫樹坤
資深攝影記者

除非你有高超的語文技巧，否則要用文字去描述一個曾令你感動的情景，肯定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我甚少用文字去描述照片，總覺得很難用文字去傳達我從照片所接收到的所有信息和感覺，我甚至相信當中有一部分的信息，根本無法用文字來表達，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西諺說：「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道出了照片含有豐富信息的這個事實，但說到底這只是事實的一半，它還沒有提及的另一半事實，就是人類有「一目了然」的影像解讀能力，我們能毫不費勁地從影像當中攝取大量信息。這才是照片能夠較文字更有效地在極短的時間內，向我們傳遞大量的信息和更容易觸動人心的原因。於是，我們的眼睛從來都不會放過任何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照片。

不懂攝影 也總會愛上照片

相對於文字而言，影像和我們的感覺有着一種更直接，而又密不可分的關係。一個人從看到照片中的影像，到在腦海中產生情緒上的反應，似乎都不需要通過任何文字的詮釋，因此我們很容易被影像所觸動，為影像而驚嘆和沉吟。而攝影又是眾多影像創作手段中最容易掌握的一種，所以廣為人們所鍾愛。

即使你能找出不愛攝影的理由，但總很難說服自己不去愛任何照片。打開你的抽屜，翻開你的相簿，看看牆上的鏡框……，在你的生活空間中總會找到些你喜愛的照片，儘管它們討人喜愛的原因都不盡相同。

要拍攝一張感人的照片其實一點不難，因為我們的眼睛與生俱來就擁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力，有人認為我們遠古的祖先，就是靠辨別影像來逃避敵人和尋找獵物。總之只要我們留心自己身邊的事物，許多生活的細節都是很好的拍攝題材。加上現代的攝影器材和物料，幫助我們克服了許多攝影技術上的困難，因此今天任何人都有機會拍到出色的照片！當然偶有所得並不足以證明你的攝影技巧已經嫺熟，但無論如何，教人喝采的照片並不一定出自攝影大師的手。

■■■ 照片價值不在於技術高超

攝影既然如此容易，那麼它還有些甚麼價值可言？其實攝影部份的價值，和人腦的記憶模式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的視覺能在瞬間接收和處理大量信息，並且在毋須通過邏輯思維的情況下，將當中我們認為重要的信息烙進我們的記憶之中，好教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以一個近似影像的形式，歷久常新地存在於我們的腦海之中。就着很多重大的事件和人物，照片每每為我們提供了產生這種影像記憶所需的基礎。說起瑪利蓮夢露、占士甸、李小龍、或者是太空穿梭機意外……，你們的腦海是否便泛起了那一串串的影像？

反過來說，攝影之所以有價值，正因為它簡單易用，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它來紀錄一些發生在自己眼前的珍貴時刻，並能令別人身歷其境地對照片當中的事物產生共鳴，而這正是攝影能夠對近代文明產生重大影響，和左右歷史進程的原因。

因此，不要介意自己有沒有正正式式地學習過攝影，只要對眼前的事物感到興趣，而又想把它紀錄下來和其他人分享，那麼就拿起你的照相機把它拍下來吧，其他的問題暫且不用管了！在1995年美國俄克拉荷馬州聯邦政府大樓遭受恐

■■■ 發聲影像 Photovoice ■■■

「發聲影像」是一種參與式的研究方法，它讓研究對象（例如當地人、服務對象等）透過攝影去發掘和呈現他／她們所生活社區的境況，也透過影像去表達他／她們自己對生活的看法。這方法顛覆了傳統研究方法中的主客關係，把一直掌握在研究者手中的研究工具——相機——交託到研究對象的手中，讓他們充當攝影師的角色，成為對自己所屬社區有潛力的催化者（catalysts）。這種研究方法鼓勵民眾更積極參與社區發展，利用自己所拍攝的影像，作為需求評估的有力證據，讓居民和發展工作者能夠為社區共同建立和分享一起獲得的知識。

「影像」是一種「發聲」（述說生活故事）的手段，它突破傳統上資料來源必須取自文字的限制，當地的民眾能夠用影像述說他／她們所看見、所感受而文字無法表達的東西。發聲影像對於社會上那些最脆弱和邊緣的群體來說，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因為這些民眾通常無法掌握和操

作書寫和閱讀的文字，這方法正能夠讓他／她們衝破文字的限制，充分發揮他／她們的創造力，也將對生活的詮釋權回歸予弱勢的群體，讓他／她們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發聲影像更能突破傳統問卷調查方法的局限，透過影像真實地呈現當地社區的環境，讓社區發展工作者更能明白當地民眾的需要。

總括來說，採取這方法有三個重要的目標：一、透過影像，讓社區中的民眾能夠記錄和反映他們社區的情況和需求；二、透過民眾所拍攝的影像，社區發展工作者和參與的民眾一起對社區現存的重要問題進行討論，幫助民眾建立批判性的知識（critical knowledge）；最後，讓社區的問題能夠上達政策制定者。

——摘自《活在當下，活得精彩》

古學斌，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科系助理教授

怖分子的炸彈襲擊後，一名消防員小心翼翼地從瓦礫中抱出一名滿身傷痕的女嬰，這個感人情景被一名電力公司的職員 Charles H. Porter VI 拍下，結果照片被廣泛流傳，並獲得1996普立茲新聞獎的突發新聞攝影獎項。

專業的攝影記者不錯在照片的質素上較有保證，但拍攝題材可能不及普通市民接觸的廣泛和生活化。在香港回歸的前三年，我曾透過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舉辦了兩屆《香港24小時》攝影活動，活動包括前期講座和後期展覽，目的就是鼓勵普通市民照相機去紀錄他們身邊熟悉的事物，另一方面亦希望公眾可以透過尋常百姓的眼睛，去重新「發現」正在轉變中的香港。結果頗為理想，當時的市政局亦有邀請我們在不同場地進行巡迴展覽和舉辦研討會，和觀眾進行交流和推廣。

這次深圳民工攝影計劃的作品內容非常豐富和生活化。大家觀看這些照片時，不要以看攝影比賽得獎作品的心情來欣賞，雖然當中不乏一些出色的作品，但它們的真正價值在於這些平面照片集合起來，立體地呈現出一個特定社會階層的精神面貌。■

按：孫樹坤，現職雜誌圖片編輯，香港浸會大學傳播學院兼職講師，也是今次影像發聲的義務攝影導師之一。

即時的快感

「在傻瓜機出現以前，對於不懂影相的人而言，要拍幀生活照，著實是大費周章的事。今天我們拿著一部數百元的自動照相機是不懂得任何光圈快門的關係，不懂得調較焦距，亦毋須仿是大節日般穿著整齊整理好頭髮跑上影樓去，只要按下一鍵，便可拍到清晰無誤的照片。傻瓜機容許人輕易地擁有私人的相片紀錄，成立意義上真正的私人攝影，構成繪形繪聲的個人歷史，這種深入生活、毋須加以詳細思考及計算的隨手拍行為——Snap Shot，更讓學者一度認為傻瓜機攝影，才是真正的紀錄攝影。」

近年來，Lomo相機在世界各地掀起熱潮，以「Don't Think, Just Shoot」為主題，主張自然及即興的美學，認為攝影毋須刻意理會構圖及對焦，模糊及隨機性為Lomo推動的潮流。Snap Shot文化到此似乎已走進沸點。

Vlem Flusser所著的《攝影的哲學思考》中提及，攝影的活動到

相機和按下門的感所影響。數碼相機的即時性，令這種快感放大，按下快門馬上看見成果，這種經驗令大家會在鏡頭前做出不同的動作，馬上與人分享，攝影的過程變成一種溝通方法，攝影本身變成一個活動，大家都為了攝影而攝影。即時看到成果，同時也令人增加掌握攝影的信心和能力，數碼相機令攝影進一步普及和非專業化。

記得小時候，爸爸買一單鏡反光相機（Konica DX）已經是一件大事，甚至需要開家庭會議；那個年代，能夠擁有相機已非易事，一個家庭頂多只有一兩部傻瓜機。然而，請望一望大家防潮箱內的相機，相信已不計其數。今天，影像和我們的生活完全無法分開，分不開拍攝生活或攝影本身已是生活。我們正處於一個有趣的影像年代。」

——《Cream》，2/2004

Text: cat and ron

序

外來工與都市	3
用影像表達自己	6
目錄	9
前言	10

第一部分：民工透過鏡頭說故事

離崗證	曾欣	14
苦中作樂	李記高	20
英雄牌墨水筆	思嘉	26
我喜歡讀書	黃春怡	32
我想回家做飯	小青	38
出外靠朋友	藍湖	44
再見深圳	陳燕	50
為何老闆不守法！	華海峰	54
打工仔要保護自己	張緒	60
別叫我「傻B」！	熊志祥	64
悶	吳雙富	70
我的工作像海浪	張曉	76
社會公平嗎？	凱玉	80
自由	青娣	86
圖片說社區、宿舍生活、流水線		90-94

第二部分：鏡頭下的民工們

攝影班紀事		96
攝影師鏡頭下的……民工回鄉記	陳廣源	108
工廠區	陳靜儀	112

第三部分：文字說民工

老闆看民工影像發聲		118
我試做了一個月工廠妹	嘉玲	120
中國勞工狀況與政策發展	樂施會	124
全球供應鏈的採購模式與工人生活	樂施會	130

附錄	134
----	-----

樂施會刊物訂購表格	136-138
-----------	---------

由二十部傻瓜機開始

石海慧 樂施會政策及公眾教育部

"貧窮人和邊緣群體享有表達意見及意見受到重視的權利，並有權參與和影響關乎他們生活的決策過程，繼而在公開、透明和問責的管治中受惠。"

—— 樂施會工作目標四



《鏡頭當嘴巴——深圳民工影像發聲》一書的誕生，源於樂施會和夥伴團體「深圳寶安區勞工服務室」2003年7至10月期間舉辦的「影像發聲」工人攝影工作坊。這項活動有兩個目的：透過攝影過程，鼓勵工人表達對周遭環境的關注，藉此提高他們對自身勞工權益的意識；把他們的作品發表，反映民工處境和生活狀況。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構思把攝影班和出版兩者結合，讓工人用鏡頭當嘴巴，用相片說故事。

圖像比文字的優勝之處，是它承載的信息更易為受眾接收，感染力也較大。由工人拿起攝影機去表達他們的所思所想，又比起由攝影師去拍攝工人故事，來得更直接和忠實。事實上，在美國早就有學者利用「影像發聲」的形式，向特定的邊緣群體（如小孩、街頭露宿者、精神病康復者和農民婦女等）收集意見和訴求，企圖藉着圖片為有關決策者提供參考和決策依歸。

在資訊發達的年代，媒體和語言的運用是一種權力。失去這種傳播權，無異於喪失了自我的定義，被迫要接受「被忽略」、「被定義」和「被詮釋」的宿命。這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局面。「影像發聲」的理念是體現傳播的賦權（empowerment）意義，打破現有主流媒體的權力生態和局限，將最基本的「說話」權力，交還給不同思想和背景的群體手中，讓他們傳達自己的觀點，透過理性的對話，促進

公民社會的形成，進而影響限制他們參與和體現應有權益的決策體系。

在這個攝影和出版計劃中，工人不是被訪或被攝的客者，而是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選擇和建構傳播內容的主體。這樣一來，可以把種種有關工人的主觀判斷、偏見和誤解減少。

■■■為工人充當「擴音器」

「勞工服務室」位於工廠林立的深圳寶安區，是由樂施會資助的一個非牟利機構，主要服務是為區內打工仔女提供一個聚腳地，透過借閱書刊、文藝寫作小組等文娛康樂活動豐富工人的業餘生活，以及提升工人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攝影班的招募告示一出，二十個名額很快便滿額。

二十個來自各省的工友，各自拿起傻瓜機，就地取材，在宿舍、社區、工廠等場所記錄自己在深圳寶安的生活點滴。看着他們的作品，哪管有些相中有隻大指頭擋着鏡頭，又或者是忘了開閃光燈而畫面昏暗。一張相片，就是一把聲音，大家在七嘴八舌地分享生活，好不熱鬧。

樂施會出版組的角色是提供資源和技術支援。我們請來幾位在港任職新聞界的攝影記者，利用週末假期北上擔任義務導師，由買相機、教工友認識相機的功能和操作等基本步驟開始，到帶工友外影，跟工友分享作品。另一個角色是充當「擴音器」，透過出版把工人的「聲音」放大、傳播。

■■■一些編輯上的考慮

這本書，對樂施會出版組來說也是新嘗試，它有別與之前以文字為主的叢書，內容骨幹不是學者、專家的論述，而是結集了十多位寶安區的打工仔女，四位攝影師、勞工服務室的一眾工作人員，來來往往，在過去大半個年頭在深圳聚頭不下十次而完成的集體創作。為了方便讀者的理解，本書在編輯上作了若干特別的安排：

1_第一人稱

穿插在工人作品中的文字，並非無中生有的，而是我們把工友的攝影作品「解讀」(Decoding)後，得出一些元素（諸如社區、宿舍、家鄉……），再圍繞這些元素與各人訪談，由編者執筆記錄和整理的。文字以第一人稱撰述，因為那基本上是工人的口述。

為了更立體地呈現工友們的個性和想法，部分文字又摻雜了工人平日撰寫的散文內容。選擇此安排而沒有讓工友親自執筆，用意是希望文字風格比較接近香港讀者的閱讀習慣，同時避免篇幅參次和內容重複。

2_彩色和黑白

為了突出工人作為主體這個意念，書在編排上用了顏色作分野，只有工人作品的部分用四色印刷，用色彩呈現他們的喜怒哀樂，其他「旁人」敘述的篇幅，包括攝影師記錄攝影班過程拍下的照片，都用黑白印刷。

3_圖片選取

攝影班開班之時，我們便諮詢了工友是否想將作品公開發表的意願，結果有十四人同意參與出版，不過當中有些工友只接受用筆名發表作品；沒有參與的工友作品則以不記名方式按主題分類刊出。經過約三次的作品募集，工友們各自從大約百多張的作品中精選出十至二十幀，並自行撰寫圖片說明。在後期製作期間，攝影師又因應工人口述內容對圖片作了小幅度的篩選，最後由設計師決定版面上圖片的大小和編排。所有圖片都不經裁剪或修飾，以保持工友們的原創風格。

4_其他文章

在圖片以外，本書收錄了幾篇文章，用意是輔助讀者由近而遠地理解民工這個課題，從工人鏡頭下的生活點滴，把視野拉闊到打工仔女的車間生涯實錄、中國的民工概況和政策發展，以致全球供應鏈與勞工權利的關係等更宏觀的畫面。

最後，也得指出，這個攝影出版計劃有其不足之處，例如工人的流動性大，有兩位工友中途連人帶機「失蹤」了，大抵是搬了廠或轉了工；有小部分缺失的內容由於與工友失去聯絡，無法補充或求證而留白。基於工廠規矩，大部分工人不得帶相機入廠上班，未能拍下工作生涯的一面。工友們都是經常參加勞工服務室活動的，背景和生活圈子相近，所以圖片內容都很類似。工人說的這些故事，未必能夠代表民工這個群體的面貌。

無論如何，希望你翻開這本書，用心聆聽他們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故事，繼而對民工有了多一點的理解和關心。千千萬萬工人的聲音和臉孔，原來一直就隱身在「中國製造」這幅無所不在的方寸標籤之中。■

民工透過鏡頭說故事

民工透過鏡頭說故事……



《陳靜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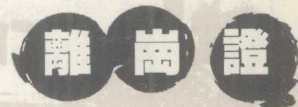
céng xīn



年齡
26歲

籍貫
江西

現已回鄉
曾在深圳工作7年



口述／攝影：曾欣（當時是電子零件出貨檢查員）
筆錄／整理：樂施會

離崗證



車間一角，工友們忙裏偷閒來此飲飲茶水。

離崗證是什麼？那就是員工上廁所、去喝水時，要向「拉長」索取一張離崗證，才可離開崗位。我們車間有幾條「拉」（生產線），每「拉」有十多至二十多人，但只有一張離崗證。工人想上廁所，有時要等上幾十分鐘。

我們工廠分白班和夜班，白班是早上七時半至十一時半，下午一至五時，加班到九點鐘另有兩元夜宵津貼；夜班則是晚上九時至翌日早上七時半。白夜班半月倒一次。夜班工資有補助，可是不喜歡上夜班，太辛苦了，胃一點都不適應。我們廠的加班費計算法和產假都不符合法例要求，不過廠裏沒有人反抗，沒有人意識到不合理。

周末大舞台，工友在服務室的開心一刻。



忘情地彈奏歌曲。